



答友人論蕭尺木書

僕聞君子之處已也立其大復盡其微究其偏必全其量其待人也則不然有一善卽稱之有一藝卽取之善與藝不勝舉則觀其人之大節以定其品雖有小疵亦置勿道蓋不徒論人也期淑于吾身而已矣今日之君子其自處不可以一途槩漁樵農賈工技僧道無不託迹焉與斯人羣遊共處我無以辨之彼不求辨也我得其一端以置論彼不與辨也苟非深知其人晰其詭世之謬數幾何不爲斯人所笑哉來

教所論諸君子盡斯世幾無完人若以聖人律之實非過論顧今日誰爲聖人摘其無關大節並玩世所寄亦訛之毋論其不當卽當亦非君子之道矣他不具論如舉蕭尺木杜律細以爲誹笑足下見此一端耳寧能知蕭先生之人與藝乎其藝自詩文書畫音樂聲韻天官術數博奕蹋鞠技擊堪輿醫卜星相以及金錫銅鐵巧木諸工無不能書中之諸篆八分漢隸草行畫之山水人物禽獸蟲豸花卉無不善其人則畜德韜才實足以維世其學則明體致用又足以

經世其言雖不主一說要其歸宿亦足以範世若斯人者不獨江左上游之領袖洵一代之耆碩也杜律細卽無一字可取亦何損蕭先生猶記僕向張東田論其書其後西泠毛稚黃亦以書言之蕭先生笑謂僕曰此吾酒間一夕話笑則任笑須讓我老頑足下謂其意何指又嘗見爲小圖論作樂之源謂音盡于五而以七成之卽取琴與洞簫橫笛以爲證僕時迫有他役弗克究其旨足下豈謂蕭先生如里黨小生一無可見欲以杜律細爲招世之具乎古之人有爲

盲爲瘖者今亦有爲聾爲易者足下旣不能廣探博
訊以辨其真又未能兼人之長以求全于已乃謂諸
君子爲異端爲賤役覲面且不識其人而欲讀書論
世乎夫子云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鍾伯敬作陳白
雲傳云今後見賣菜傭亦須物色之願足下同伯敬
之用心而慎擇于置論毋蹈聖人之所斥雖大本未
立亦不至爲君子之所譏矣友道尙直狂率勿罪

答顧寧人書

久不得音問忽領翰教如親聲咳喜躍之極不覺淒
然先生明年七十弟今五十六矣會面何時尚不可
知迴憶舊遊真同夢寐不待秉燭相對也承諭音學
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別示有與李天生
一書意者其卽斯旨乎日知錄未定稿舊曾見過經
術治道博文皆本之諸家疏論及史中鉤糾隱繆而
叅以獨得之見見諸行事信爲可徵非舞筵鼓者所
能夢見也至謂拙集歷數今昔恐先生異日詩文之

不傳而教以明道救世弟固已奉先生舊日之教詩
文隻字不掛時選矣豈反欲先生以詩文見萍菴詩
序未及此者以先生之人既非世所易知詩文所見
皆所不必存恐世之玄晏自以爲知先生而卽以此
稱其人吠聲群噪徒使故人痛心抱恨暨乎百年論
定吾兩人久已朽化先生非願沒世無稱者故人於
此寧不感而長慟哉學問必至性命方有歸宿旣建
朱子祠堂定舉講席主之者誰聞關中有李先生中
孚講朱子之學是其人乎弟舊有答高彙旃先生中

庸三十問願爲正之可以徵弟所詣遊於羿之彀中
以救世爲言卒至大負初心身親並辱不爲有識者
所齒則弟所不敢出也先生已七十欲省太夫人墓
及建祠卽當舉行勿更緩倘再少需恐事有不可知
苟得相見於兩峯之間追論昔年所志不獨快吐別
來胸臆當盡發先生之覆山川障塞所記并舊欲授
弟十二卷之詩一一從先生指講然後受而藏之卽
不得親見於身異日轉付兩家解事子弟以遺後世
亦吾黨不幸中之幸不識果如願否耳因答婁東家

子如久不通問伊人在鄉近未晤家母今年八十三
矣仲秋病甚危幸已平復適自敝里出兼接瑤函恐
歲首還里別無鴻便此候遂以奉聞想先生亦爲弟
喜也伏惟加餐不勝私祝

與秦定叟書

久積渴懷得於去冬作兩日聚雖大海非可蠡測然
一勺已該全味慰何如之近日講學者雖多大槩爲
名與利計其間亦有一二擔當此道者每於從入各
守所見不能虚心實揆以求千古大同遂致分別門
戶黨同伐異儒席變爲戈矛義理轉於機穽甚則市
井之所不屑而且甘心爲之此有識者歎爲龍溪末
後流弊因念朱子立教之善非謂陽明全身妄誕如
近日耳剽者恣口無忌之所詆毀也試問朱子陽明

之別不唯不識陽明且不知朱子先生獨窮研其精
微與其所以致弊者平心而言昭揭千古誠斯道之
晴空儒門之炯鑑使學者苟切爲已斷不能舍是而
他問津矣間嘗語諸同志斯道譬天不可以昭昭之
明便謂天止如此務須見其全體又如四時皆天所
運而寒暑迥然不齊務當悉其所以然不可但言夏
熱冬寒而已旣得大源又晰其流行之故更當證於
吾身日用人事之相接處處省察務慊於心不可徒
取紙上陳言以爲口耳飾弟舊有譚學詩四首因時
指點不盡言學錄上請教蓋人品乃學之落處今世
風日壞人心愈不可問講學者上爲攀援下與修精
門戶機穽勢所必至矣先生持世爲懷學期實濟蒿
目山水間力荷千古道脉有體有用識者共推弟何
幸而得晤先生於此日前月欲過看梅并傾大教淫
雨不克如願何時作十日談以盡此中欲言庶不負
於學者二字耳倘有新著更希遠示

切字說

單出爲聲成文曰音音以生字切以調音聲音之於人猶風之遇物自然成響不假爲作盡人所同具也人盡具之則自無舌強喉窒而不能切者特無以發其機耳彼一得之士獨矜其能多方立教而不直示以情此韻學之古今痼弊吾無取焉也友人蕭尺木近爲韻通並列翻切于後可謂有功後學矣余猶少其示人以學而不以悟故爲說以明之沈約分四聲又知五音不可缺一強目爲上下平周德清論陰陽

而中原韻之混者不敢訂尺木直以陰陽上去入定之可謂卓矣如陰字陰聲也五聲則陰寅影印抑陽字陽聲也五聲則央陽養漾約準此而推無字不然此千年破暗之燈也然其翻切仍用二十字母則猶昔人之習曷若通之以一字使其豁然無滯乎蓋切者相摩盪之謂也每一字下以二字準之上字爲音下字爲韻所切之字必同下字之韻而以上字之音出之音一定而不可移韻則當分陰陽上去入如陰字翁今切翁陰同音今陰同韻也若公今切卽是今字東今切則丁字通今切則汀字空今切則輕字聰今切則青字此以上字爲音例皆陰聲也若翁蒙切其字卽翁之陽聲有音無字翁厨切則餘字翁肥切則爲字翁眠切則延字翁何切則哦字此以下字爲韻例皆陽聲也以至翁明切則爲寅字翁謹切則爲影字翁敬切則爲印字翁急切則爲抑字此以一音例之而知五聲之盡然也翻切之學無他蘊矣方余幼習韻語卽解上下平之臆撰而不能明其所以然及家仲氏語以韻學又知立教者之匿情而多方也

因與友人讀詩論叶遂述所知而公之同學

右說音韻陰陽五聲有音無字之例已闡無餘復
 為圖以槩其旨金輕行與圖內第一行每兩字合
 同一音金堅輕牽是也圖五行橫推為陰陽上去
 入堅○繭見結是也有音無字以○代之凡一音
 必具五字而成陰陽上去入更引一字旁通之以
 證音也一韻之字不可計則引遷韉謙涓烟多字
 旁通之以證韻也覽者可以豁然無疑于心口矣
 金輕音丁汀寧兵平民精青新真稱聲興分温零人

堅牽烟顛天○邊篇○戔千僊擅輝羶軒翻灣○

○乾延○田年○梗眠○錢○○蟬鋌賢燔頑連然

繭遣掩點腆儼貶○勉戩淺跣展闡閃顯反宛斂染

見欠厭玷縹念變片面游茜霰戰○扇現販腕殮○

結愜擘跌鐵聶別撇滅節切洩稅徹攝歇乏指烈熱

右就蕭氏所列二十音以定所切之字如先韻內

遷韉謙涓烟字皆陰聲上以金字為音則所切皆

堅字禪綿前憐船諸字皆陽聲上以金字為音則

所切之字皆堅之陽音有音無字銑韻內扁免典

犬鈔字上以金字爲音則所切皆爾字霰韻內薦
倩殿獻願字上以金字爲音則所切皆見字屑韻
內闕迭列涅謁字上以金字爲音則所切皆結字
若以輕音丁汀諸字易去金字以爲音則所切之
字皆隨輕音丁汀之音而成更無纖毫滲誤矣初
以一說盡之慮學者之或窒不得已而復爲是圖
逐字縷析于後欲使下愚至闇知此公共之理故
多方就虛而證實夫是之謂韻學其有騁博辯以
爲能者諸家故紙具在非吾所敢知也

望氣說

班孟堅云迅雷風祆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
地而上發于天然而君子不務言之者脩其在我以
自操感應之機不必更問于彼非謂此理之盡無故
君子有時言之而不以之爲學也昔從夷山子遊曾
以望氣風角二者語予風角之說多與朱史天文志
同而加密其望氣則異乎今之爲言者夷山之學似
李鄴侯鄴侯遇夷山不遇天下之士多爲夷山惜夷
山怡然不屑嘗有言曰士貴立志與實學功業之成

不成可無論故當方彊之年卽爲名山遊不復強于
用世此其人豈以術見者然其術精矣予不能學而
請述其言其言曰天地之終始一氣爲之人得是氣
以立命命立而此氣塞天地之間萬物得是氣以立
形形立而此氣還復爲之著人物之氣本與天地通
天地據其常人物據其暫物不自有因人而見其有
天地亦不自有流行于六合人因其有以自見其有
是以有望氣之術其審氣也有方有色有形方有高
下遠近分合色有青黃赤黑白紫蒼斑有潤有光有

晦濁有間雜形有如雨露霜雪如練如帛如林如亂
條如蛇如人臥如環垂如相逐如山如張蓋如蛟蟒
虬龍如虎狼獅象牛羊羣畜如張弓如飛鳳如鵬張
兩翼如樓閣宮闕室宇如旗旛如舟車如灰如箒如
蓑如涕粉如火燄連空如人擊牛如人相鬪如飛赤
烏如黑旗遶于城上如人形三三五五垂首相連如
蓋有簷如芝有榦如城樓籠罩于紫霧中如華蓋有
瓔珞如千葉蓮如碧波中千百層映出寶蓋各隨其
著而爲之占然其氣甚微不可以無本求也粗而爲

風濁而爲烟霧天地之真氣隱矣人以外誘蔽其天
神明蕩而氣與之俱隱雖使拭目于曠朗之鄉其能
一一無蔽而得其正乎蓋其高下之方卽吾氣之所
至也青黃之色卽吾氣之所彰也形而爲百類著而
爲吉凶卽吾氣之所運而神明之所徵也欲望氣者
先觀其心心存而氣存周之天地之外存之一念之
中不可以形色言不可以方位定微乎微乎斯蓋其
本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此望氣之術也夷山之言如此
蓋以養氣之旨姑發爲望氣之說予知其意雖受之
終不言一字夷山亦不更言然每見夷山偶及未嘗
有絲粟之爽此如管公明郭景純自有天授雖以告
人人不能行故子絕意不爲獨惜夷山之學不得一
人而授之贈我玉芝長嘯絕迹於今二十年不復知
其生死悲夫王生其何以堪此也哉偶與扶令論養
氣因憶其言錄之以爲望氣說

龍淵子墨說

往予遊昭武時曾見車龍文所製洞簫於陳生所其
鐫勒人物禽蟲山水詩句勾畫之精細殆所謂以鼠
牙刻者因歎人生學問難了者甚多何乃疲精神於
此王于一論包稗脩云儒者之道不明於世先生益
游心藝事以爲在今日於周禮其道可以爲畫繪爲
籩豆爲幌氏草人之職而人莫知其所以然此其說
固然然旣列儒者藝有其事亦不必涑絲物地之寄
苟以爲工皆聖作才智當研豈吾儒日用適情之間

獨不可以寄意乎此皆欲見其才畏中正之途詭而自附於游藝者耳決非抱冠世之略無可爲而託如昔人結眊之爲不見訾於論世之君子也龍淵子早擅才名詩文書畫無不臻妙神悟於書畫之用墨因遂以其理製墨心思之精工力之密欲駕前人而上一時贈言者各極其致然莫踰其自述之叅天地羅萬物著爲典則存爲箴規秉生殺昭旌別帝王經世之權聖賢持世之學並倚重而無敢戲渝者墨之功用至於如此製者尙以藝名哉蓋吾鄉爲程朱闕里龍淵子操儒者之業而淵源所自實同於河南二夫子其墨名所託學術昭然無非明儒道於世此豈擅藝者可語然使其墨而不能知其人則此墨與車簫何異又不若幌氏草人之善泯其迹也儒道邃於易傳考亭之易者莫盛於吾鄉龍淵子得其學品中列紫陽易墨予於易亦有所論說他日當過而問之其必有神解踰於墨事者幸毋曰卽藝卽道以墨爲守而不予告也

讀師卦

造化有生息而無殺機經世之聖賢以殺而全其生
息此用師之所繇始子讀易至師卦未嘗不歎聖人
之至仁雖當用殺益以見其仁而已人抱太和而生
不能無侶也必待于羣我之衆且不獨羣我者又必
有待于適我之物求物之適我則不能無戕于物矣
夫人與物親不能無戕于物則人與人居亦安能無
侵于人太和失而理變欲強者爭弱者憤化之不入
論之不受不得不得以勢禁之於是乎德轉而爲刑刑

慘而之兵師也者聖人之所不欲言而終不能廢者也作易之聖人因水地之形成險順之合而目之爲師繫其辭曰貞丈人吉無咎曰利執言曰以衆正以容民畜衆懷萬邦嗚呼聖人之情豈不可見哉夫師之義取于衆衆不可無教故教衆者則以師爲名衆不能無爭故聽訟者則名爲士師若其馮弱犯寡賊賢害民犯令陵政極于殺其親弑其君內外亂鳥獸行非興師以正之其毒將何所底然聖人猶戚然不樂曰吾以此毒天下也錄其心懷萬邦不得已而有執言之事其情固順其事則險惻但在人而憂憫在已貞丈人吉无咎者就其不得已之中爲之可嚶告誠以示千萬世而後世取其出師駐師將兵將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以爲制勝之道在于是嗚呼殺機動而毒害流雖聖人之言易可與不仁者道哉

讀半瓢記

友人吳雪棧有半瓢記詮之以日月春山人壽學問
方隅丹青器具各理半之義無少賸王子讀而戲之
曰子胸有全而後見其半非果有一成之半也使有
一成之半則旣成矣猶可謂半乎半各有其成析之
析之終不可盡亦祇見其全而已究無半也有半則
離有半則隱春三而中分之月滿而弦判之壽百而
艾界之上下左右東西頓漸而均畫之是以離爲半
者也日以雲蔽山以窳隔枕與丹青之以側變是以

隱爲半者也夫以離與隱爲半則離者隱者幻有爲無有可以全言無不可以半論也花含苞而未滿可謂之半吐不可謂之半花繪藏面而未呈可謂之半嬌不可謂之半繪楓之爲人也人之爲石也又胡可謂之半有情半無情也夫情以生才才以遣文當其未遣固見才之獨全及其旣生未見情之失半文成而二者寓其間識者指之曰此文之才此文之情此才情之文也三者皆全終不可以半指也世無半才情之文則必無一成之半子蘊其全而以半示人意者目無全人乎吳子曰予之記半瓢也半之義不必定於瓢瓢未可用其天之全必於半而後可也子又何說焉予笑曰子將適人而半其天乎吾不能全語子請存其半以俟異日

讀艾千子四部稿書後述

君子論事惟求其義理之當然後吾心安天下後世之人亦無得而議苟義理不講於平日或講之而不有於其躬吾心安焉天下後世之人不以爲是則議者從之而起雖有反躬責已之誠固已無捄於前言之謬自詞章盛而義理晦文人學士各騁其才以邀世矚卑者求附於衆同高者自揭其臆見此在古則皆然矣若以一時之名不可遽得四海之廣不可遽通沉思寤寐而忽得其術爰取今時海內之所共推

者訐其言而厲攻之一時之人驚其說者曰某公也而某能議之四海之人亦曰某人也能出某公之上於是其名遂爲天下之所知天下之人耳食者衆雖智者不蔽於衆咻然入其術而不覺者十且八九矣此則古昔之所無而今日山斗之歸者實已如是也往時鍾譚以詩歸煽天下聞其說而直斥其非者雲間唐汝詢仲言一人而已夫仲言固瞽者也今天下聞人才士雙日炯然而晴光所及顧出於瞽者之下此予不能無慨而默默况更有狡於此者乎婁東

王弇州先生海內所共推爲名德文章之宗其父司馬公爲分宜構禍而死天下之所共知也東鄉艾南英千子以分宜梓里之私迺稱分宜爲材相而惡詆弇州謂弇州修怨無君不啻欲戮其身於旣死之後夫明世宗前明之英主其興滅繼絕刊定禮樂四十五年之政事誰敢得而議分宜父子擅權肆虐罔上行私彰彰於史策而曰以明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獨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

鴻遠堂和 卷一
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
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又曰讀世貞之書天
下後世以明世宗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
史漢之皮毛以序飭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
子生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
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吠聲附會而世
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
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又曰世貞之書則皆以票
擬深秘可逐事文致時政久遠聞見無稽而材相英

君千載知遇誅戮稍稍過當易以惑人竟未有知世
貞之罪者霍光數昌邑王之過君子猶以爲疑世貞
罪狀相嵩獨可信乎千子之言可謂險詭徼訐矣然
不可以欺義理之士司馬之死旣曰公論已明何爲
不可要贈卹而謂之媚時相千子生萬曆之末年何
從而見嘉隆故老遂足以証前人編錄之非夫實錄
必脩於史館 朝廷所命史臣所編則以爲當時操
管者不足信而私意所訾票擬文致之言何不直指
其事以明弇州之罪而但爲無據之臆說又何以信

於天下後世之衆口也分宜太倉兩父子之迹海內
共知乃敢以一人好惡之私顯以欺天下後世其所
援明世宗英武威福無所旁貸謂弇州視其君如漢
獻孺子嬰曰天下後世以明世宗爲何如主曰臣嘗
讀其書臣敢書其後其意直若將以斯言進 當宁
而正其罪何用意之深而爲言之螫也夫子痛父冤
則以爲不當怨毒弇州於千子非有分宜之事也又
何怨毒而至於此哉使漢獻孺子嬰誅戮過當惑人
之言出之弇州吾不知千子又將如何罪之矣原其
心之所用徒以弇州文章吏治觸權奸左二相皦皦
大節爲海內重望之所歸吾旣訐其文以駭當世因
復峻其攻擊俾海內之士知吾深惡於其人者固不
在乎文章之一端而後致名之術不爲所窺破嗟乎
嗟乎義理同然之心胡然而轉於機穽賊狠如此哉
千子於制藝旣以尊朱子而收盛名其欲罪弇州則
又援明世宗以貸奸相誠可謂巧於立說者獨怪千
子以有爲之才上之不能追新會餘姚安仁無錫之
踪以東鄉爲稱而分萬世之俎豆次之不爲剩夫汝

此以中廷美爲學於一身徒取義理之言標榜詞章
用以傾動乎斯世一時輕薄之子相爲煽和橫口而
言縱心而出以爲天下莫如吾何世之愛千子者慨
其陷於非辟而不自知悲之惜之亦羣起而未有極
然於千子何補哉此予讀其書後之詞而有不能默
默也吾舊遊昭武熟悉千子之行而不著之者義理
之學無暴人之短然不獨千子一人爲然如某某者
皆繇是術而同其行者也吾願世之君子以義理自
勝慎無恣一時之私而罹天下後世之清議哉

不菴夫子不喜爲攻訐之文以言之所在卽行之
所在千古是非有目自了士君子何苦爲此獨
於艾文三四覆觀曰其人品行心事衆所共知
可置勿論但其言足以惑世不可使弇州公受
謗身後苟有辯及之者吾又何說乎因奮筆爲
此文此中之所親聞者聊識於篇末

門人繆樹
中謹識

書張鎬傳後

人不能離世則其情自不能忘世非獨聖賢豪傑爲然也豪傑之於世其行較聖賢異然有功德於斯民與不必徵諸事而心可見則一觀之張鎬豈不然哉鎬以布衣二年至宰相得位不爲不速然終未盡其才鎬之器非以一相爲得失其氣象固殊或許之爲帝王師過矣彼欲用鎬者將若何以待之哉

書龔安節先生野古集後

早年讀遜國事至雪菴和尚河西傭川中補鍋匠東湖樵夫諸人輒恨不得其姓名里居欲身至其當日抱憤往來之地爲文以吊之獨幸有一金川門守卒慟哭投戈去者知爲崑山龔詡字大章私念他日當求識其子孫親拜其墓以一知者寄吾願知而不可得之諸君子以舒吾懷方是時予尙未冠旣冠而東西狂走卽過崑山不暇問然每有所觸此念輒奮然莫遏嗟乎嗟乎諸君子何有於吾爲之噓唏感歎而

不能置者將無諸君子之心自盡於一日千百世下
不必身履其時固已向往憤恨之弗容已乎設有人
居常識義理不肯自欺其心亦不知前有諸君子一
旦遭壬午之事則其人將遂謂義有可逃乎抑將自
明其素乎嗟乎嗟乎此吾於諸君子而噓唏感慨所
不能置也諸君子不得里居姓氏矣龔公之墓固儼
然在崑山儒學西其族九世孫曰焜示予公之野古
集予受而讀之後附有沈魯墓誌張大復王執禮二
傳其名詡當時記載俱訛作翊其私謚曰安節以父
給事公睿戊午開死年十七就伍二十一守金川慟
哭去轉匿者二十年卒年八十有八予旣得公墓與
謚又見公遺集於素念固大慰然欲以並寄諸君子
之思則唯取集中鐵心行咏察菊有感諸詩當猿啼
浪湧市聲囂雜時放聲而長吟之世之君子其亦有
和予者乎夫此數君子者尙有讀騷問荅痛哭之迹
彼湮沒而不傳更不知爲幾眷言顧之有不禁予懷
之渺渺矣

書顧寧人昌平山水記後

昌平山水記二卷崑山顧絳寧人著予別寧人二十二年寧人寄予三書沉其一是記則從伊人得觀借錄者其作記之意與援引載籍可以稽攷故蹟備實用不論獨念寧人身抱大痛太夫人王以貞女持服拊育寧人續仲從君上承蠡源先生之系卒以大義不食死寧人不能以其學奮身鱗翼大揭親志於天下老而無子奔走流離至與後起少年以高文博學爲海內稱而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

快然一吐於行墨間使天下知其母子之任綱常持
世道有如此者爲可哀耳予嘗謂王道不明於天下
聖學可盡於吾身寧人則以爲吾身之顯晦在天博
觀天下以求吾之志在我故走齊魯并燕趙歷晉豫
秦中東迄遼左西抵榆林此其所觀不少矣第不知
亦能得其志否耶昌平一州之所記已如此彼齊魯
燕趙晉豫秦遼獨無以動其記載耶寧人之學尤長
於史此記亦史類予猶記其家難時出諸史籍並蠡
源先生手錄時事如三朝紀事闕文之類盡以贈潘

又指其自註詩十二卷謂予曰此史也他日當
付子丙申夏別於南陔堂予索之則前留他所又不
知此詩今尚存否耶寧人老矣無子嗣矣親不能揚
志不能遂矣予每過崑山爲之不怡者累日使寧人
而歸望兩峰卽當慟絕更何問兄弟親故與追論往
事是安得不寧去故鄉而甘於客死哉噫可痛也

書錢梅仙錄藏西臺慟哭記註後

宋亾十二年武夷謝臯羽哭故相文信國於子陵之西臺時信國死已九年臯羽亦三哭之矣有西臺慟哭記記其事其間所稱甲乙若丙讀者知爲汝社中人然莫能定爲何人也浦江張孟兼詳其月日名姓考實當時之事爲之註而後讀者始快然無恨錢子梅仙得見吳匏菴先生手錄是書於汲古閣櫺而藏之以示同志予謂臯羽之哭非身其時與痛者不能知世人見忠義遺文輒長言短詠淋漓致慨恨不從

遊於九京之下曾未移晷而面目頓遷盡反其自說
不獨不可對友朋其可以撫衾問影乎此無他始於
自欺者必終以飾說彼其初本無身之之痛又不能
勝於欲而姑爲是言不知者取其言遂不復問其人
卽知其人且爲之恕曰彼于言蓋亦欲如是也而豈
知固非其質哉若忠義之士則自以爲無可恕當死
當亾直行其是耳梅仙久從遊於確菴門確菴汝社
中人也予未交梅仙時確菴向予數稱之其講於此
熟矣作者何時註者錄者又何時梅仙旣言之臯羽
云今人不予知後必有知予者幸毋使無痛之哭以
說飾其欺亦自附於知臯羽之同志也

書王文肅公請儲瀝疏後

嘗讀太倉王文肅公爲君難爲臣甚易之語因歎當
時國本一事本無可疑乃煩百執事之議而公潛移
默挽於其間至久而後定公之心亦久而後彰當其
時卒難曉然大白於天下而後知公之爲臣甚難也
夫因事論列人臣之節也論理欲以辨是非君子之
言也然而事有不可槩而理有不可執苟不審其機
斷然於必伸其說大臣之用心豈繇是哉神宗以天
縱之恣躬日懋之學冲齡輔以江陵熟人情之誠僞

言必稱祖訓行必法先朝待大臣有禮而馭羣下有威或時勢有莫遂又不難屈已以從下四十八年間海內豐庶人民壽考誠一代之令主也說者以寵愛鄭妃幾於使幼奪長愚何敢謂有此意觀於皇長子始生之詔明以青宮之禮待之矣閱四年第三皇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輔臣等乃以策立東宮請不允科部諸臣姜應麟沈璟孫如法道臣孫維城楊紹程等繼起論之皆降謫奪俸嗣是囂論紛然諸輔臣爭之不得申文定去許文穆去公請告去王文端亦

去迨公被召還朝卽密疏申請而待嫡與三王並封之諭出公旣極論其非引漢明帝唐玄宗宋真宗養宮妃之子爲言又念神宗欲顯獨斷而怒衆激身係大臣但求事濟不嫌婉從將順遵諭擬爲傳帖二道以憑擇用疏末力請俯允冊立方可鎮伏人心而神宗竟用並封宣諭於是羣下大譁以公爲攢矢之的謂公逢迎主持此議不知公於此時疏已十一上第不欲明言其所以夫大臣之道主於格君心之非然必因時佐理不敢爲一日幾倖期於事集而已初非

欲人知之謗叢疾藪固所不計然而在廷二三老成亦已知之矣聞神宗聖體豐碩侍御莫能順適唯鄭妃左右朝夕無不得其意而妃與王后王妃又皆以賢淑聞神宗寵之非有蠱媚之事也寵之而欲貴其子亦人情之常然神宗始終祖訓嫡庶無幾微立愛之萌羣臣爭之至斥爲沽名誣激明示故加遲緩當時執理諸君子勢疏位隔不能不責於輔臣在公露章不允則爲密揭請冊立不得則請豫教又不得而羣喙莫遏則請廷議又不得則請面對又不得則因

衆議認罪不得已後出於乞歸而神宗以不肯擔當目之附衆疑阻歸之避怨迫朕責之去留要挾罪之方是時身留而志不得行身去而臣道不盡上不能以理轉君之情下不能以權塞衆之口又不得已稍露諸前論本意并煖閣所對衆以爲粧成籠罩外廷之局且責以不能如李鄴侯委曲叩請而同於李林甫許敬宗之奸公不以羣言易其遠度意明主可以事機理勢爭萬不得已然後竟與危言皇長子當選婚加冠之期付之阿保尚未發蒙爲從來未有之怪

事外間以固寵陰謀歸之貴妃恐鄭氏舉族皆不得安若慮及宗社長計帷墻隱憂祖宗列聖天變人言之故必將流涕思臣太息恨言之晚事勢至此雖使季世惑溺之主真有非常動搖然機關如此危露流言如此沸騰斷斷乎萬無有一成皇長子名號未定省久疎并此區區出講聯屬人心之機而亦廢之臣等自非神人誰能明目張膽敢保聖心之必無他前後疏揭三十四理事俱窮神宗更不能獨持已見而始允豫教公卽因之請行冠禮以便接講官仍以

常服出講諭公乃密寢三皇子並講而於出閣之官僚儀從默隆禮數一如東宮旣出講而東公定公之初心至是方得遂蓋公與申許諸公借豫教轉成冊立公則主曲意將順就事追駁以婉合其機開人不敢開之口當其言之迫切卽同好莫能受而神宗獨不之罪者知公以裴晉公之誠行韓魏公之膽其才又足以將之卒之情不勝理而青宮以安謂非回天之手乎夫千金之子尚有寵妾以天子之尊至訐以寵愛之私此真少年書生道聽傳訛之狂見然其意

非不愛君不能置身人情之中曲加調劑執成見望君下從致陷於矯激誣謗而不自覺故公因謂方今爲臣甚易爭一事攻一人可終身借以爲名而爲君甚難一言一笑萬目萬手窺伺揣摩求全無所不至此雖爲神宗言之而無識鄙夫與人主以身建極從來若此不獨爲當日言之矣公方以家國爲一身爪髮失所務求其安况於儲君之未建聖志之未寧諸臣譟誣於廟堂苟非一肩力荷誰更爲之任故有時迂巽而言有時痛哭而道有時辨晰於毫芒有時漠

置於不問有時自咎感君之不切有時願藉藁自繫而死其間皆有機焉非苟然率意者凡所以悟君於或蔽以成其保極奈何如神宗之明一念偶執使公才不用於攘外而用爲調停衆口嗟乎豈不深可歎惋哉出講又七年始備冊立加冠禮光宗是時年已二十嫡竟無出也天子賜公璽書推明當日本指公之心始白而多求者猶欲伸其說公雖辨而亦不盡辯如福清公之所云公孫太常時敏時爲尚寶丞因公以人言備錄原諭原揭進呈爲疏四十七御札二

十三名請儲瀝疏取其副本刻之愚得伏讀拜手而
書其後

書文先生所寄葛巾集序後

崇禎甲戌杞縣劉文正公大魁天下九江文燈巖先
生以是科舉進士是年予九齡始學爲制舉藝讀先
生之文識其名越二紀戊戌予客鄱陽去九江不三
百里時時聞先生行履或以爲老狂或以爲介僻以
其不諧於世也予曰誰不當如是時予意有所事卜
之再得艮遂屏棄一切舊業息心禪悅爲死灰計每
於禪流中見先生塔銘序疏輒喟然嘆息士君子之
文不爲清廟明堂布謨猷宣化理而施於山林枯槁

之徒以自寄其意此豈其初心也哉後予遊廬山至
天池石門則九江在望矣然無意於識先生綠雨大
師自五祖來鄱陽予交綠師不獨以禪也常縷縷先
生不置予始欲一識先生蓋予之知先生者三十年
先生知予不審始於何日已酉秋綠師忽以先生所
爲葛巾集序寄予吳中中有聞其名見其集心友之
未識爲恨之語嗟乎文先生中原耆舊何取於銷聲
滅影之夫而辱貽之言倘所謂不諧於世者其寄意
非世能知乃狂僻之訾隨之彼方盡然莫語謂筆墨
不足盡吾意俯仰今昔求一知者不易得苟有同好
不覺褰裳而往就之耶然予則甚有愧矣不能爲肩
望之環磚不能爲南雲之士室并不能爲元章之白
牛御母冠服隨車而且嘒嘒於詩爲先生所慨而護
其短嗟乎嗟乎予雖未及識先生先生非予之知己
而誰哉先生之文骨峻氣雄望而可知其人每以劉
理順榜進士章識文末誠重其人而身列之也何時
從廬山之麓盡發先生藏笈而讀之庶不負十年願
見早歲識名之鄙念云

跋王文肅公拜首揆詩冊

予客婁東謁文肅公祠瞻其像想見其強毅方正觸事輒發之氣豫建一事公之虛已容衆焦思婉濟爲何如而論者斷斷不已甚矣賢者之爲世勞薪也予從公之曾孫匡令觀此冊誠有所謂願爲尋常無聞之人不可得彼熱中建樹未歷時艱者亦何足與之展對也

跋史堅又詩

詩文之傳不在多與工惟視其性情何如卽此四十四詩並四詞傳矣何必重帙累弓哉堅又人如冰雪詩文亦冰雪以其有可傳之性情故能於冰雪中光焰燐炳是爲南威西子之真色澤嘗謂予云十二年不出東關今爲子破戒其人之性情可想堅又名白姓史氏號漢水初字白也惺堂先生之曾孫閉戶自好不妄交一人天下人未必知予故詳揭以爲告苟有同其性情者當無不欲知其人且願得其詩文而

樂讀之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今日成能不思而
讀讀罷而更思也哉

跋雲曉夏蟲吟

韓退之有言物不得平則鳴士當蟠伏之日每託於
卑下以自見識者悲其志而傳其言正不必過侈遠
大始足見知於世也阿咸雲曉抱材宏鉅不售於時
乃取夏蟲十二而咏之夫夏者大也理極則復蟲吟
雖微聲實甚大異時匠石遇之得豫章於萌甲之日
矣

跋袁重其負母看花圖

侍母看花常事也母不能步子負之亦常事也袁子重其負母看花一時諸君子圖之咏之歆羨悅慕若不容已豈無說耶世道日漓人心漸蕩不獨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際不可問卽父子天性不復有其情實焉袁子志在娛親以爲身處貧賤一菽一水外可以自盡者唯此未死之心力使其身爲牛馬終天以代母步且不辭况于負而看花乎諸君子游目斯世幸一見于袁子遂不禁慨然欽挹蓋有感于倫常

之際而歎袁子之賢也夫負母看花常事也豈獨賢者能爲之亦人人所能爲人能爲之而不爲袁子以耆年獨爲之常事也抑非今日之常事矣圖之咏之可也

跋王異公西泠草

久不至湖上讀隨菴西泠草覺耳目倏爲之換予舊有句云最是繫人湖上宿亂峰殘月曉鐘時又云何當散盡遊人屐獨對晴山看出雲今羣峰如濯湖葑不留而隨菴之遊在嚴風沍雪時雖處處不廢吟咏正如衛洗馬言愁不禁憔悴婉篤最憐錦帶橋邊水芳草青時恨若何未免有情能不黯然舊事也若其詩之高妙出入於少陵香山間則難弟虹友固已言之矣

龔生義存贊

并序

予客婁東稱素心交者王南邨曹一菴龔劬菴三先生皆廢棄文彩悃悃直遂以古道自任未幾一菴命其二子寧祥慶祥從予遊旣而南邨亦以其子烈劬菴以其嗣子秉正猶子秉直及予門諸子皆方正具文彩而秉正秉直尤以文著州人有二龔之目庚申仲秋秉正病卒年甫三十一劬菴哭之慟一時長者多來哭予與南邨視其殮不禁淚下聲失也常念人心風俗至今日不復可問雖典型所係必屬老成苟

後起無贗則老成謝而典型蕩然矣故維世君子急於造就人才以續斯緒今一菴已逝南邨劬菴皆七十秉正言行卓然足爲世賴不爲寇萊公之典樞范宗尹之知政而同於蕭統劉訐之歿折豈古道終不可復邪則予之哭也非一人私實爲天下惜之矣因題其像而贊之曰
不附奸檜爾祖隱吳金川一慟大義之枹維爾後起是寃是圖和而能斷文以行扶爾無世慕世實爾需胡然中折而遂止於此乎噫吾復何呼

紀客譚

昔徐武功以曹石之譖下獄相傳其持斗母呪得免於難故吳人多奉斗二三十年來斗壇徧於吳越其間復有鍊筆籙出陰神種種諸術筆籙者文昌乩有三鑿上鑿鍊之而成仙中鑿小鑿鍊時心勿主執筆以埃其至至則連篇累牘揮灑不窮粗通文者覺勝前本能文則不及平日但速疾耳若不識一字之人卽仍無一字吳越人多鍊之出陰神者從其師受呪焚符坐無人室以一日焚冥楮百段足其師乃於學

者頂門掌拍之吹氣自腦入腹其人卽通關有心將率之出徧閱人事大畧如夢狀歷歷可記合之他人所爲俱不謬太倉有一人能行其術亦奉斗一日於天妃宮斗壇中見數人方鍊筆籙因念此何說遂靜坐出陰神觀之見鍊者方焚符卽有將持符去須臾率諸鬼百餘強壯羸憊刀傷繩縊毀形體水火橫死諸惡狀無不有其心將前擊之筆籙將卽爲之護心將不能勝俄有四人不知何來助心將擊群鬼亦助筆籙將方紛結不可解忽空中有貴神叱二將二將俱逸去出陰神者遂醒當兩將相搏時其人方閉目坐突起若狂盡毀壇中所供并章疏寸裂之衆不能制迨神還訊之則惘然莫識但述其所見如此以此觀之二術皆符呪所致出陰神之左道毋論矣獨嘅靈氣結爲文章不求於已而求之外來空吾心之靈舍以容彼外來之邪筆籙尚猶當鍊乎不識字之下愚旣不能少益其慧乃少俊能文之士失其本然而博速疾猶皆羣起而爲之不亦可哀耶聞有鍊者初如其教文成觀之不自慊試察其至時何狀卽不復

至異日於他鍊者書云某人輕我輩太甚從此不可
與言矣嗚呼吾心有主而外邪不敢干此非明驗耶
徐武功之呪受於烏道人因雷擊奉天殿鳴吻之變
得減死論戍然烏道人以避劫就武功而授之已能
役雷而爲雷所擊則又何耶客有譚前事者聊紀之
以問彼通陰陽之士

撥鐙八法解

書家相傳撥鐙八法有作撇捺鉤揭抵拒導送八字
者有作撇壓摩捺鉤揭抵拒八字者皆云傳自王右
軍歷代寶之以爲筆法至南唐徐鉉授於李後主後
主復增導送二字以盡其妙我朝楊太史升菴則以
撇壓鉤揭抵導送爲後主撥鐙七字法鐙字升菴讀
與燈火之鐙同謂如挑燈不急不徐也祝京兆枝山
讀與馬鐙之鐙同謂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足踏
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亦欲淺則易撥動也雲

間董宗伯玄宰書法爲近代第一周公遠先生親得筆法於宗伯予早年曾請其說則絕與京兆所傳異京兆解在執筆以擲者大指欲直用力如提千鈞捺者食指着中節旁此二指主力鈞者中指指着指尖鈞筆下揭者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下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鈞筆名指拒定此二指主運轉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此二指主來往周先生解在體勢以擲者下筆沉着透過紙背擘者無合不分有斷必聯抵者合異爲同絲

毫無罅拒者判同爲異各不失宗壓如屋漏雨鈞如折釵股捺如生蛇度水揭如太阿剗截壓捺鈞揭四字屬體擲擘抵拒四字爲勢導者迎其脉之來送者任其機之去脉近體機近勢所以盡八法未洩之妙以二家言之祝解擲捺鈞揭是已抵拒似複拒可加名指抵不可加中指導送豈可云在小指也周解八字皆可云論勢勢在體中不必分爲二導送二字更有神理視祝解爲勝昔人謂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

姿若以八法爲執筆一談卽了何以歷代寶之其妙正在用筆耳用筆之際體勢具焉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然不獨此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左欲去吻右欲去肩心能運腕手能轉筆緩迎急送跌宕自在拘則乏勢放又少則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其說不一而足茲爲揆鐙著解故不及之顏魯公述張長史十二筆法有謂末已成畫復使鋒健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乃唐書變前人之法趨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則顏書自狀其所得凡此皆不可不知也予雖知而能言之然非所留意有時興至臨帖得其意卽止曾未臨二十本者性與功予皆不敢讓正乏世人之積習耳升菴不知書不必論假令吾書與祝董齊竊以爲終不過藝事吾生斯世當爲者何限而暇以藝名哉此則予之固陋也瑯琊王漑之喜書法因解揆鐙八法以貽之予不能書矣漑之異日以書名願標周先生之淵源爲後世告



江
光
片
三
才



